训 诂 学 导 论

·修订版·

许威汉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北 京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训诂学导论/ 许威汉著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7
ISBN 7-301-06335-0

Ⅰ.训… Ⅱ.许… Ⅲ.训诂—研究 Ⅳ.H1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40433 号

书　　名: 训诂学导论(修订版)
著作责任者: 许威汉 著
责 任 编 辑: 徐　刚
标 准 书 号: ISBN 7-301-06335-0/ H·0852
出 版 发 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北京大学校内　100871
网　　址: http:// cbs .pku .edu .cn
电 子 信 箱: zpup@pup .pku .edu .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2028
排 版 者: 北京华伦图文制作中心 82866441
印 刷 者: 北京大学印刷厂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890 毫米×1240 毫米　A5 开本　10.5 印张　300 千字
2003 年 7 月第 1 版　2003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18.00 元

目　　录

前　言 …… 1

总　论 …… 9

一、训诂与训诂学 …… 9

(一) 什么是训诂 …… 9

(二) 什么是训诂学 …… 12

(三) 训诂学的任务 …… 14

二、训诂的内容 …… 15

(一) 解释字词——训诂的核心 …… 15

(二) 解释文句 …… 16

(三) 分析篇章 …… 19

(四) 分析表达方式 …… 19

(五) 分析时空关系 …… 20

三、训诂的范围 …… 21

(一) 传统训诂学以经书为中心 …… 21

(二) 传统训诂学的局限 …… 21

(三) 训诂范围必须扩大 …… 22

四、训诂实践的形式 …… 23

(一) 解释语义的专著 …… 23

(二) 音义兼注的专著 …… 24

(三) 形音义合解的专著 …… 24

(四) 注释书 …… 24

(五) 其他 …… 26

五、训诂学的原则 …… 28

(一) 历史的 …… 28
(二) 唯物的 …… 29
(三) 辩证的 …… 29
(四) 现实的 …… 31
六、训诂学的用途 …… 32
(一) 指导古代作品的阅读与教学 …… 32
(二) 指导整理古籍 …… 34
(三) 指导编纂字典辞书 …… 38
(四) 对其他学科的帮助 …… 39
七、传统训诂学常用术语选录 …… 41

分 论 …… 53
第一章 训诂力作示范 …… 53
——俞樾《古书疑义举例》论析
一、引 言 …… 53
二、《古书疑义举例》辨证精审,胜义纷呈 …… 54
三、俞著务实切要,言不妄发 …… 77
四、俞著成功之旅,可资借鉴 …… 79
五、余 论 …… 84
第二章 训诂的方法 …… 88
一、以形索义(形训)——外在形式的利用 …… 88
二、因声求义(声训)——内在形式的利用 …… 94
三、据文证义——语言环境的利用 …… 103
四、析词审义 …… 107
五、辨体明义 …… 115
第三章 训诂的方式 …… 116
一、互训 …… 116
二、义界 …… 120
三、推因 …… 124
四、三者的交叉 …… 126
五、其他 …… 127

第四章　词义引申与褒贬…… 133
一、从词义的特点说起 …… 133
二、看清词义的历史范畴 …… 135
三、词义引申研究的回顾 …… 137
四、词义引申论析 …… 140
五、词义的褒贬 …… 149
第五章　方言俗语的词义…… 157
一、方言俗语及其研究 …… 157
二、关于方俗词义的训释 …… 161
三、方俗词义难释的原因 …… 162
四、正视方俗词义的训释 …… 164
第六章　外来用语的词义…… 166
一、问题的提出 …… 166
二、来自西域各族语言的词及其意义 …… 167
三、来自印度古语(梵语)的词及其意义 …… 168
四、来自亚洲其他各语言的词及其意义 …… 171
五、来自西洋语言的词及其意义 …… 171
第七章　训诂要籍…… 175
一、训诂专书 …… 175
二、注释书 …… 198
三、笔记、札记 …… 210
第八章　训诂学小史…… 213
一、萌芽期(先秦) …… 213
二、兴盛期(两汉) …… 215
三、保守期(魏——唐) …… 217
四、中落期(宋——明) …… 220
五、复兴期(清) …… 222
第九章　训诂学的现状与未来…… 228
一、近代、现代概况 …… 228
二、再度复兴的必要与可能 …… 229
三、今后的任务 …… 235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第十章　训诂的教学与研究…… 236
一、掌握运用语言规律,不断揭示语言规律 …… 236
二、重视词义的模糊、分歧、闪烁现象 …… 237
三、正视忌讳法对词义解释的影响 …… 240
四、注意训诂学的历史经验 …… 242
五、实事求是,持科学态度 …… 243
六、熟悉并充分利用古书资料 …… 246
七、加强理论建没 …… 248
八、借鉴国外学者的研究方法 …… 249
第十一章　关于古书的阅读…… 251
一、注意古籍部类 …… 251
二、注意作者、书名 …… 252
三、注意丛书、类书 …… 254
四、注意版本、校勘 …… 255
五、注意书刊索引 …… 257
第十二章　从实践中加深和提高…… 259
——古书词语训释二百例

附　录　试论 20 世纪传统训诂学的新发展 …… 306

后　记…… 327

前　言

从20世纪20年代起,各种社会原因导致训诂和训诂学渐渐少被人过问,高等学校训诂学课的开设时继时辍,因而也就没有产生比较适用的系统性较强的训诂学著作和教材。1981年5月,在中国训诂学研究会的成立大会上,来自全国的训诂学专家和教师一致呼吁:高等学校、语文学界应该高度重视训诂学。1982年6月,全国高校训诂学课讨论会议召开,有四十多所大学从事训诂学教学的人员参加。1982年11月中国训诂学研究会举行第二次学术会议,与会者达二百人,许多专家学者一致认为,为了批判继承我国极其丰富灿烂的古代文化,一定要振兴训诂学,大家对训诂学的发展前途充满了希望。当然,这是良好的开端。

训诂学是一门古老的学问,也是今天从事语文工作的人经常要接触到的。要是没有一定的训诂学知识,从事语文工作就难免显得浅尝辄止,捉襟见肘,即使对日常生活中接触到的一般语言现象,也往往会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给语文工作带来损失。

现在,我们举一些实例,进行必要的分析,来说明训诂工作的重要意义。

一、关于"齐天太圣"的注释

鲁迅在1934年12月20日《致杨霁云》的信中说:"我以为一切好诗,到唐代已被做完,此后倘非能翻出如来掌心之'齐天太圣',大可不必动手,然而言行不能一致,有时也胡诌几句,自省殊亦可笑。"这句话里的"齐天太圣",1981年版的《鲁迅全集》注释为"原作'齐天大圣',即孙悟空"。而查看鲁迅手稿,却本来写成"齐天太圣",注释者所谓"原作"的说法,并无依据,大概是因为注释者只知道《西游记》里边说的是"齐天大圣",便主观断定"齐天太圣"就是"齐天大圣"了,

而没有体会鲁迅笔下这一“太”字的真正含义。“太”与“大”所表示的程度是不一样的:“大”只表示一般大小的大,“太”则表示“大之极”,“尊于大”。鲁迅称说的“齐天太圣”,意思是表示本事比“齐天大圣”还要大,大到真的“能翻出如来掌心”的程度。这是鲁迅根据“齐天大圣”作进一步的表述,用戏称以达其意。如果不能准确理解鲁迅原意,就不免以为是鲁迅的笔误,而强为之说了。

上面这个例子跟训诂学这门学问有什么直接联系呢?

这关系到训诂学上的同源词问题。上古只有“大”字,没有“太”字,为了表示“大之极”、“尊于大”,就改变读音来加以区别。语言最先是有声的语言,从“大”分化出“太”,正是由声音开始的,即从全浊的“定”母变为次清的“透”母。从语音上看,“大”与“太”是同源词。从语音上了解“大”与“太”的同源关系,训诂学上叫做“因声求义”,也就是“推原”或“推因”。后来人们为了从文字上把它们区别开来,就在原来的“大”下面加了一点,形成了“大”与“太”的一对“区别字”(清人或叫“分别文”),为古今字的一种。从意义上着眼,“大”与“太”则为近义词,属同义词范畴,是由于词义的引申而分化出新词的结果。

运用因声求义的方法和通过“推原”或“推因”的方式考察“太”“大”的同源关系,了解“太”乃“大之极”、“尊于大”,那么由此及彼,触类旁通,可以进而了解成片语言现象的有关含义,诸如“太庙”、“太学”(原先字形仍写作“大庙”、“大学”,其读音则为“太”)、“周太王(称周文王的父亲)”、“太上皇”、“太子”、“太孙”、“太叔”、“太弟”等等都不难理解。明太祖为使嫡长孙惠帝继承权不致旁落而先立他为皇太孙,唐武宗先当上皇太弟而夺取了皇位,唐宣宗乘武宗病危之际立为皇太叔而取得皇位继承权,正是对语言中“太”的“大之极”、“尊于大”的意义的利用。“大”与“太”在字形上虽只是一点之差,读音上只是送气与不送气之别,而实际上却关系到对文章内容及历史事件的确切理解。

二、关于《西伯戡黎》的旧注

西伯是周文王,黎是商王纣的属国。在周王的军队战胜黎的时候,纣的臣属祖伊劝说纣王注意政事。纣王的史官记录了祖伊和纣王的对话,这次对话的记录就是名篇《西伯戡黎》。它是《尚书·商书》

中的一篇,记录了当时殷国的政治状况和君臣的思想动向,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原文如下:

西伯既戡黎,祖伊恐,奔告于王。曰:"天子!天既讫我殷命。格人元龟,罔敢知吉。非先王不相我后人,惟王淫戏用自绝。故天弃我,不有康食,不虞天性,不迪率典。今我民罔弗欲丧,曰:'天曷不降威?'大命不挚,今王其如台?"

王曰:"呜呼!我生不有命在天!"

祖伊反曰:"呜呼!乃罪多,参在上,乃能责命于天?殷之即丧,指乃功,不无戮于尔邦。"

这篇文章仅一百二十四字,而旧注可疑之处甚多。今仅就其中数处参照周秉钧《尚书易解》有关的见解质疑于后:

"祖伊反曰"的'反'历来解释为'回去(返)',是不妥当的。试想"祖伊恐,奔告于王",原先爱国感情何等真切!祖伊见了纣王,忙说天命人心都已不倾向于殷,劝王不要淫戏,而要正视现实,采取有益措施,又多么直言敢谏!结果纣王还是执迷不悟,反说'我生不有命在天!"祖伊此时此刻果真不再说什么,只是回去后说了几句责备纣王的话,显然不近情理,也不符合祖伊的性格。祖伊说'乃罪多'、'指乃功'、'戮于尔邦"的'乃'和'尔'这两个第二人称代词明明是当面称代纣王的,不应是祖伊回去后责骂纣王的说法。可见'反'不能解为"回去(返)"。"反"的合理解释应该是'反对'。《周书·大诰》"罔不反曰"句,郑玄解释为'无不反我之意',这里的'反'正是'反对'的意思,跟'祖伊反曰"的'反'含义一样。把'祖伊反曰"的'反'解释为'反对',就态度鲜明,符合祖伊的性格,也切合当时的实际,并与祖伊说话中'乃'、'尔'的称谓相照应。

"乃罪多"的'罪'旧注为'罪恶',也不恰当,应是过错、失误的意思。《孟子·公孙丑》"此则寡人之罪也"的'罪'、《史记·魏公子列传》"自言罪过"的'罪',都是过错、失误之意,"乃罪多"的'罪'也宜作同样的理解。事实上祖伊不可能当面责骂纣王罪恶,只能指出纣王的过错、失误而已。

"参在上"旧注为'参列在上天',"参"作'参列"解释,也是错误

的。“ 参 ”繁体作‘ 參 ’,“ 參 ’耶‘ ”(《玉篇》引用本句时写作‘ ”),后又作‘ 蔘 ’,“ 力轨切,……从 从糸, 亦声 ”(王筠),义为‘ ”(《说文》“ ,垂貌 ”),懒懈之意。依此,“ 參在上 ’耶‘ 在上 ”,懈怠在上,是针对上文‘ 惟王淫戏用自绝 ”说的。祖伊进谏,旨在指出纣王的失误,希望改正,“ 参在上 ”释为懈怠在上,更能表明祖伊进谏的意图。

“ 不无戮于尔邦 ”的‘ 戮 ”旧注为‘ 刑戮 ”,解为被砍杀、消灭、祸害。其实这儿的‘ 戮 ”耶‘ 鯈 ”,是‘ 戮力 ”、“ 鯈力 ”(努力)的意思。《左传·昭公二十五年》“ 戮力一心 ’的‘ 戮力 ”、《汉书·高帝纪》“ 鯈力攻秦 ’的‘ 鯈力 ”,都跟‘ 戮于尔邦 ”的‘ 戮 ”意思一样。这样,“ 不无戮于尔邦 ”可解为‘ 不要不努力于你国家的政事 ”。这样就更体现了祖伊的语重心长,更能点明他进谏的主旨。

通过以上疑点的例析,《西伯戡黎》暂且作如下的理解:

西伯已战胜了黎国,祖伊恐惧起来,连忙跑去报告(纣)王。说:“ 天子!天已经终止了我们殷国的命运。深知天命的人用大龟占卜也没能知晓吉兆。这不是先王不保佑我们后人,只是因为王沉湎于酒色娱乐之中而自绝于先王!因此,上天抛弃了我们,降下了灾荒,使我们不得安宁,没有饭吃,不能娱乐天性,无法遵循旧典常规。现在我们的臣民没有不希望王灭亡的,(他们)说:‘ 上天为什么还不降下惩罚来呢?’天命还没有下来,现在王将怎么办?”

王说:“ 唉!我的生存和生活难道不正是命定的吗?——命运早由天注定了。”

祖伊反对说:“ 唉!你的过错、失误很多,身居上位而懈怠,还能指望于天吗?殷商就要灭亡,快指示你的政事,不要再对你的国家不努力了。”

《西伯戡黎》是一篇很有价值的历史文献。它反映了殷王朝末年纣王淫戏懈怠,人民希望纣王丧亡的情况,还反映了“ 天曷不降威 ”的反抗呼声,尤其重要的是反映了祖伊的进步思想。纣王在周王军队战胜黎国,情况十分危殆的时候,仍然相信天命;祖伊虽然也相信天命,但他认为天的意志是由人事决定的。祖伊说:“ 非先王不相(帮

助、保佑)我后人,惟王淫戏用自绝。故天弃我……”祖伊还认为天意不但由人事决定,而且可由人力来改变。祖伊说:“指乃功,不无戮于尔邦。”这就是说要靠自己努力。这种主张努力于政事,尽力于国家,反对淫戏,反对懒惰懈怠的积极思想,是应该予以肯定的。

但是,遗憾的是,本文由于被历代注释家误解了,祖伊的进步思想没有得到后人应有的重视。本文也是一篇关于“力命”之争的好史料,由于注家歪曲了“力”的一方,后人也忽视了它,历来思想史上都没有提到它。本文也是一篇较早的对话体文章,由于注家误解了它的后边的一段文意,也就成不了完整的对话文体了。

三、关于“吹牛”、“拍马”的本义

著名史学家顾颉刚这样说过:“好夸大者谓之‘吹牛皮’,善逢迎者谓之‘拍马屁’,此谚遍行于全国;惟皆人云亦云而不详其本义为何。”(见顾著《史林杂识》)事实确是如此。“吹牛皮”、“拍马屁”,大家听惯了,却很少知道它们的来历,一般也不去过问其本义。顾颉刚经过实地考察,了解到甘肃、青海用牛羊皮做成袋子,吹气后联结为筏子,以充当水上行驶工具的情况,人们才知道“吹牛”是怎么回事。(按:筏子有木做或竹做的,也有用牛羊皮、橡胶等制造的;皮做的叫皮筏)顾颉刚又说:“水上为筏,陆行为骑。西北……中产之家皆畜马,视为第二生命。……平日牵马与人相逢,恒互拍其马股曰:‘好马!好马!’……本无谄媚之嫌。迨相沿既久……贱人见贵人,贫者见富人,自惧力不胜而受侮,则有不择其马之良否而姑拍其股者,曰:‘大人之好马!’”从这一叙述中,人们才知道‘拍马’是怎么回事。

类似“吹牛”、“拍马”的本义不为人所知的现象是相当普遍的。自汉代以来直到现在,方言俗语的训释虽然有过一些,但数量很少,人们也对它重视不够。日本汉学家青木正儿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说:“然至近世俗语文学之训诂,则还在赤贫如洗的状态。”(《中国文学概说》10页,1982年新版,重庆出版社)从40年代后期直到现在,陆续出版了一些书,反映了方俗词语研究方面的成果,固不能说是“赤贫如洗”了,但数量毕竟不多。就连上述‘吹牛’、“拍马”之类已被吸收到共同语里来的方俗词语的本义来历尚不都为人所知晓,其他更不必说了。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以上从新注、旧注、方俗词解三方面例析了一些语言现象的训释问题。第一是新注错了,影响了对文艺论述的正确理解;第二是旧注错了,影响了对古代历史事实、政治思想、哲学思想的正确了解;第三是常用语的本义不明,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自觉地驾驭语言。这些都是从对个人的影响说的。推而广之,从对社会的影响来看,那就会妨碍语言交际职能的更好发挥。凡此种种,都与训诂有密切的联系。训诂并不是跟人们的学习、工作及日常生活绝缘的。(再者,汉语中有不少外来语,过去不加过问,也是缺憾,以上尚未举例,后面专章另叙。)

正因为训诂跟人们的学习、工作等有关,所以越来越多的人经常在某些叙述中涉及它。侯外庐对鲁迅取名的阐释就是一例。他认为:一般人把"迅"字解释为"快速"是不确切的。"迅"字依《尔雅·释兽》的解释是:"狼,牡□,牝狼,其子□,绝有力,迅。"注云:"绝有力者,曰迅。"□"即"激",从犬言兽性,从水言水性,都是激烈的意思。"鲁"取自鲁迅母姓。"鲁迅"含义可理解为牝狼的一个有勇力的儿子。鲁迅为何以狼子自居?他曾说过,自己甘做封建制度的逆子贰臣。从历史的逻辑上看,这个名字反映出他前期思想上刻印着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勇敢的叛逆精神。(说见《中国哲学》第八辑)从这一事例中,我们至少可以看到训诂学这门古老的学问在今天也还是能够发挥它的积极作用的。至于侯外庐的阐释是否恰当,那是另一回事。《尔雅·释兽》郝疏"绝有力者曰迅"下文引孙炎语"迅,疾也",又引陆玑语"其(狼)猛捷者,人不能制",一般人解"迅"为"快速",即便同是从牝狼着眼,也不能说绝对不妥。当与不当,完全可以讨论。而这些讨论的内容、方法与依据,无不涉及训诂学问题。训诂工作的意义,于此可见。

可供阅读参考的训诂学书籍,除古代的训诂专著和注释要籍之外,综述训诂全貌的专集,似乎还没有过。建国前后出版的朱宗莱《文字学义篇》(训诂举要)、胡朴安《中国训诂学史》、齐佩瑄《训诂学概要》、何仲英《训诂学引论》、陆宗达《训诂浅谈》和《训诂简论》、周大璞《训诂学要略》、吴孟复《训诂通论》、林尹《训诂学概要》(台湾版)和洪诚、黄典诚、赵振铎、白兆麟、郭在贻、杨端志等的训诂学撰述,以及

散见于刊物上的王力、朱星、殷孟伦、郭在贻等等的许多文章,它们的述说各有所侧重。在中国训诂学会第一、二次学术讨论会及纪念段玉裁、王念孙父子学术讨论会上,有关训诂文章已达二百篇之多,涉及的面也已相当广了。本书试采各家之长,间申己见,并加剖析,力求观点材料统一,史论结合,期能有助于读者。“总论”就训诂的各方面问题作综合的介绍与论析;“分论”就训诂的各个重要问题分别进行阐述,并联系个人的体会对训诂的学习、教学与研究谈些想法,同时对有关古书的查阅及从实践中加深和提高诸问题也略作必要的提示;最后所附“古书词语训释二百例”,可作为训诂基本知识与基础理论的实际运用的参考。凡此种种,旨在体现知识性、科学性与实用性的有机结合。不过从训诂学这一特定学科来看,这当然只能算是一种尝试,何况水平有限,不妥乃至错误之处在所难免,欢迎读者指正。

总　　论

一、训诂与训诂学

(一) 什么是训诂

1. 前人对“训”与“诂”的解说

“训诂”这个说法很早就有了。最初单称为“诂”,或者称为“训”。“诂”字亦作“故”。《汉书·艺文志》著录齐、鲁、韩三家诗说,每一类都有“故”若干卷。如《鲁故》二十五卷,《齐后氏故》二十卷,《齐孙氏故》二十七卷,《韩故》三十六卷。这些今天都已经失传了。汉代以来,“训诂”曾合称,又称“故训”。“训诂”合称始于汉代的《毛诗诂训传》(简称《毛传》,是毛亨为《诗经》所作的传注)。

“训诂”这一称述,从前有种种解释。“训”字《说文》解释为“说教”,段玉裁注说“说教者,说释而教之,必顺其理。”“诂”字《说文》解释为“训故言”,段玉裁注:“故言者,旧言也,十口所识前言也。训故言者,说释故言以教人,是之谓诂。”根据许慎的说法与段玉裁的注释,我们只能作这样的理解:训诂是顺其条理解说故旧之言以教人。

除许慎的《说文解字》之外,历来给“训诂”两字作解释的还很多,但都大同小异。他们的共同点是以训诂为“解释”的别名。唐代孔颖达综合许多人的说法,给训诂下了个定义:“训诂者,通古今之异词,辨物之形貌(按:“形貌”指词的含义),则解释之义尽归于此。”

2. 从古人的训诂实践考察

春秋时叔向说周颂,训诂已行。积累资料编成辞书,起于战国。

两汉是训诂学广泛运用的时期,不是开始。《国语·周语》有记东周灵王二十二年(前 550 年)“晋羊舌肸(xī,名叔向)聘于周”事:他给周王卿士单靖公解释《诗·昊天有成命》篇,其中逐一解释单词九个:“基,始也;命,信也;宥,宽也;密,宁也;缉,明也;熙,广(光)也;虽,厚也;肆,固也;靖,和也。”

春秋人读周初的书要注释,汉末人读《史记》、《汉书》也常要注释。这种古书的注释,是根据书面语言的实际材料,随文逐字作出具体的语义分析。这以毛亨注释《诗经》的《诗经诂训传》为最早。另一种情况是从实际语言材料里把“语言单位”抽出来,分门别类来说明意义的体系,这以作者尚难考定的《尔雅》(它是按语义分类编集的字典)为最早。《毛诗诂训传》和《尔雅》这两部书都是古人最初的训诂实践的成果,也是汉唐以来研究训诂的重要范例,汉唐以来的学者就是根据它们来寻求训诂的方法、体例,归纳整理成若干训诂原则的,今天我们也可以从中看出古代的训诂是怎么回事。

3. 黄侃的论述

黄侃说“诂”就是“故”,“本来”的意思;“训”就是“顺”,“引申”的意思。这种解释,东汉的许慎和三国魏的张揖也有过,但黄侃的论述具有新的内容。“挚仲氏任,自彼殷商,来嫁于周,曰嫔于京。”(《诗经·大雅·大明》),意思是:挚国任姓的第二个女儿从殷商到周国的首都来做媳妇了。毛亨不把“京”解作“京师”,而解作“大”,认为“大”是“京”本义。“京师”是“京”引申义,“京”作“京师”解是众所周知的,无需解释。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古人已经有词的本义与引申义的概念。再看许慎在《说文》里说“诂,故言也”,魏张揖在《广雅》里说“训,顺也”,我们也可以认识到古人已经能解说词的本义与引申义了。而黄侃说“诂”就是“故”,“本来”的意思,“训”就是“顺”,“引申”的意思,并以此概括一般,这就更周详而明确了,体现了对一个多义词词义系统的较全面的认识,论述也进一步理论化了。在这个基础上,黄侃对“训诂”的总的解释是:“训诂者,以语言解释语言之谓也。”

4. 新版《辞海》的定义

过去《说文》、《尔雅》、《广雅》、《杂字》、《字林》、《礼记》、《说文系传》、《毛诗诂训传》、《尔雅义疏》、《汉书》、《后汉书》、《隶释》等书的有

关叙述都给“训诂”作过解释,钱大昕、孔颖达、马瑞辰、黄侃等学者也给“训诂”作过解释(其中有些上文已经提到过)。《辞海》进而综合各有关说法加以分析说明,给“训诂”所下的定义及引例是:解释古书中词句的意义。分开来讲,用通俗的话来解释词义的叫“训”。如《尔雅·释水》:“大波为澜,小波为沦。”用当代的话来解释古代词语、或用普遍通行的话来解释方言的叫“诂”。如《尔雅·释诂》:“乔、嵩、崇,高也。”《方言》第一:“党、晓、哲,知也。楚谓之党,或曰晓,齐宋之间谓之哲。”

综上所说,我们可以有个总的认识,训诂就是对语言,主要是对古代语言作解释。用语言解释语言(包括方俗词语)是训诂的一般含义,对古文献语言作解释是训诂的特定含义。

正确理解了“训诂”这一概念,对有些不恰当的解说就不会盲从了。比方说,有人觉得“训诂”又可以说成“故训”或“诂训”,便说《诗》《书》里的“古训”就是“训诂”的出处。林尹《训诂学概要》讲到“训诂的意义”时就不加分析地列出这一解说及其出处,黄侃《文心雕龙札记》讲到“章句”时也是如此。不仅如此,清代许多知名的小学家都同样持有这一见解,这无疑是林尹、黄侃等人解说的来源和依据。钱大昕就在《经籍　诂·序》里说道:

> 其诗述仲山甫之德,本于古训是式。古训者,诂训也。诂训之不忘,乃能全乎民秉之彝;诂训之于人大矣哉!……古训之不讲,其贻害于圣经甚矣。

这一说法是不正确的。先看《诗经·大雅·　民》的原来诗句:

> 仲山甫之德,柔嘉维则。令仪令色,小心翼翼。古训是式,威仪是力。天子是若,明令使赋。

毛传说:“古,故;训,道。”郑笺说:“古训,先王之遗典也。”再看《尚书·商书·说命下》的文句:

> 王,人求多闻,时维建事,学于古训,乃有获;事不师古,以克永世,匪说攸闻。

孔传解释这段话说:“王者求多闻以立事,学于古训乃有所得;事不法

古训而以能长世,非说所闻。言无是道。”

显然,“古训”都是指“圣王遗典,古昔教言”,相当于《国语》中所称述的“遗训”。诚如朱熹所说:“古训者,古先圣王之训,载修身治天下之道。”今人高亨《诗经今注》说“古训”就是“古人遗教”,也正是采用前人的正确解说的。

这样看来,钱大昕的说法就是附会了。但是,钱大昕是有名的学者,不会连“古训”的原意也都不懂得。这种先有自己成见而后用诗、书迎合自己的观点的“我释诗书,诗书释我”的治学态度是主观的。包括钱大昕在内的清代著名学者在训诂学上的成就应该借鉴,而主观臆断、随意牵合的学风却是不足取的。

(二)什么是训诂学

什么是训诂学,也有各种不同说法。其中比较通行的一种,是把训诂学跟音韵学、文字学并立起来,认为“训诂学也就是语义学”。新版《辞海》给训诂学下的定义及所作的说明基本上也是这样。它说训诂学是:“中国传统的研究词义的学科。偏重在研究古代的词义,特别是以研究汉魏以前古书中的词义为主。也综合分析古书中的语法、修辞等语文现象。”这个定义有合理部分,也有可以商榷的地方。

我国传统语言学有文字学、声韵学、训诂学等,曾统称为“小学”。训诂学既是传统的汉语语言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文字学、声韵学、语义学、历史语法学、文言修辞学及校勘学等的综合运用。它和词义学有密切的联系,而不等于词义学。词义学是研究词义性质、结构及其演变规律的科学,研究对象是词;训诂学不但要研究词义,还要讲明句义乃至篇章,总结前人注疏经验,阐明前人训诂体例、方法、方式、原则及其运用乃至辨正音读名物、典制等等。由此看来,我们应该认识到训诂学是这样的一门学科:它是以古代文献的训诂为研究对象,以语义为主要研究内容的一门独立学科,是语言学里具有综合性和实用性特征的人文性很强的技术科学(参照白光麟的一些见解)。训诂的实践本身充分证明了这一情况。请看:

谁之西归?怀之好音。(《诗经·桧风·匪风》)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